

# 大學生自戕主因何在？

上文未分析過去一年多觸發學生自殺成風的近因，先點明反對派將教育局局長說成是「殺人兇手」的荒謬。這個認識很重要，無知令人耳聾，仇恨令人目盲。此下略為談談過去一年多四十五名香港自殺學生的資料。

有人統計了香港自二零一五年九月新學年開始到二零一六年底，香港學生自殺的數據，共有一名小學生、二十三名中學生和二十一名大學生（包括非大學本科的專上學生，下文統稱「大學生」）。因學業壓力自殺的佔二十六人，不足六成，其餘死者則為情自殺有之；無法處理人際關係有之；受不了師長責備亦有之；可以合併為「非學業原因」。二十三名中學生之中，十七人因學業自殺，六人屬非學業問題；二十一名大學生之中，九人因學業，十二人因非學業問題；至於那名小學生也是為「家庭問題」而選擇結束自己的寶貴生命。簡單算一算賬，就知道將學生自殺說成都是「死於教育制度」不能成立，然後要教育局局長一人承擔，亦是將複雜問題簡單化。

從以上數字，顯示自殺的大學生與中學生人數相近，說明我們的大學生大過脆弱！這就涉及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此筆者不得不老氣橫秋一點，想一想當年。我們在八十年代上大學的一代，只聞大學生為情自殺；或因重病而逝，倒沒有聽見有人為了學業壓力而死！若說教育制度出了大毛病，則中學以下的學業壓力容或相關，大學以上則難說得很。畢竟專上教育對於學生的學業水平有相對合理的標準，有這麼多學生追不上學業

進度，則顯然跟「濫收」有關！幾十年前大學學額不足，許多有能力接受大學教育的年輕人，因為在競爭激烈的大學入學試中未達較佳水平而不能升讀大學。那個年頭，大學是前門窄（難考上）而後門寬（易畢業）。今天大學擴充過快，變成入學頗容易，但是稍為對學生有要求，便有一大票人吃不消。

教育這一回事，原該是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並重，當然現代資訊發達，又多了社會教育的影響。二十一個大學生自殺，過半的主要死因無關學業本身，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大學生因為家務事而死，若要深入探討，還得要多了解每一個案的細節。但是肯定不能怪罪到教育局局長的頭上去！

大學生應付學業無力無方，成因很多，可以歸咎到「教育制度」，不過主要原因當在學校而不是當局。筆者認為現時是中學的平均教學成效過低，向大學輸出品質欠佳未達標的「半製成品」。

香港的大學學制三改四之後，中學生要修的科目數量大減，必修科則增加到中、英、數、通識四科，餘下可以選擇不同術科的「空間」就減少了。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曾經強調，物理、化學和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學科，理科生應要全選。我們的年代，所有理科生都要三科全修，這個年頭的香港大學生有多少人三科全修？

大學生的學業壓力，根源是我們的制度在入學前對他們的要求稍為太低了些！換個教育局局長又有何用？

此下再談中學生、小學生的學業壓力。（香港教育沉痾之二）

# 如何在外國過農曆新年

還記得自己童年的時候到外國求學，思鄉總會有的，特別在一些大時節的日子，總希望可以透過家裡的裝飾或者是一些食物，能夠在這個外國人的地方也增添一些中國人過節的氣氛。

還記得從多倫多的小鎮搬到大城市生活的第一年，在當時的農曆新年日子，自己很想尋回以前跟家人一起慶祝的方式，其實我們過農曆新年最基本的就是枱上放滿很多很有意思的食物，什麼橫財就手、大吉大利，仲可以憑着食物帶出這些吉利的說話。

當時在年三十晚的那一天，如常自己一個人在家，雖然還需要上學，但因為很想嘗試烹調一些賀年菜式，所以打了長途電話到美國居住的母親請教她怎樣煮一些賀年菜式，而放學後便到唐人街購買材料，例如：蠔豉、冬菇、生菜及一些調味料等等，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太多經驗煮食物，可能跟一般人一樣，只懂煮一些即食麵或煲湯，所以要煮一個髮菜、冬菇、蠔豉、生菜的艇菜，完全想像不到可以怎樣完成，但經過母親的教導，總算成功把這個賀年菜式弄了出來。

而且因為童年時候過年，最開心除了可以放肆地跟家人一起打麻將之外，最喜歡就是打開全盒吃裡面的糖果，再者，傳統的中國人社會裡，全盒代表闔家平安、齊齊整整的意思，所以我也在唐人街買了一個全盒回

家，當然也購買了一些賀年糖果放進裡面，可能你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外國仍要傳承這個傳統？但因為我覺得雖然身處在外國，思想也比較西化，但也不應該忘記傳統中國人每年過農曆新年的習慣。

說到全盒裡面的糖果，可能你會想像到我應該購買很多西方的糖果，但其實因為可能以前童年的時候，母親也會買一些較傳統的糖果放進全盒裡面，包括：糖椰絲、糖蓮花、糖連子及糖冬瓜，當然還有紅色及黑色的瓜子，所以我也希望尋回這些舊有的傳統，也在唐人街買了這些東西慶祝農曆新年。

當我把這些食物放進全盒裡面，看着自己的房間，因為以前只租住一間房屋裡面的一個房間，有着這些傳統的物件，總算是增添了一些節日氣氛，可能我這個動機的最大原因，希望不會因為身處外國過着農曆新年而感到寂寞，所以回想起以前曾在外國過新年的日子。其實都有趣的，而這個傳統由我十歲歲到外國求學至今，仍然保存下來，所以我每年在香港過農曆新年的時候，仍然會循着這個傳統過新年。

祝大家雞年進步，身體健康！



賀年糖果盒。網上圖片

# 往事並不如煙

整理書桌檔案，忽見一張舊名片，是原公關大學校長譚尚渭的。上面寫道：「康民兄：祝八十壽辰快樂 譚尚渭敬賀。」我今年九十有一，這張名片，是十一年前譚尚渭教授賀壽的，但已記不得他送我什麼賀壽禮物。

當年我與大學好幾位校長都是好朋友，曾陪同十間香港大專院校校長前往北京訪問。我在他們的眼中是一個「開明左派」，既是「左派」，便與北京有關方面有所聯繫；又是「開明」，則不是「左腔左調」，比較了解高校知識分子的心態，談論問題較為投機。當年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對內地改革開放之初的國情並不十分了解，有賴我這類「中間人」做些工作；我於是義不容辭，承擔這個聯繫高級知識分子的責任。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內地對香港知識分子所做的工作不少；直接交往甚多，也不必我這類「中間人」做工作了。當年我曾為做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成立了一家「教科文顧問公司」作為聯繫機構。這家中介機構，已結束多年了。

回顧多年在香港教育界的工作，可說頗為盡心盡力；並不以主持一家愛國中學的工作為滿足，總想多點做有益國家的事，因此也受了不少委屈。其中酸甜苦辣，不能盡錄。比如幾家愛國中學，原是愛國工作基地，因港英當局的孤立壓迫，經濟上曾一度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但有些領導人卻並未諒解，直斥因經濟困難而向愛國經濟機構「伸手」、「不如不辦」，這話當年曾傷透了我們的心。

我心想我在大學學的是化學工程，算是有一門「手藝」，當年香港天廚味精廠和國光漆廠，都有我的老同學和好朋友，要轉業並不是十分困難。加上當年年富力強，正是五十歲左右的壯年；只是不想離開經營多年的學校，離開多年共處的同事，離開年輕可愛的青少年學生，方才忍辱負重。回首往事，不禁唏噓之至。

往事已經如煙，今天我已進入風燭殘年。老人喜歡憶往，想起令人嘆息的往事，並非發發牢騷，正是「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 斜號上班族

我認識的年輕朋友中，有不少是新興的「斜號上班族」。

這名稱的英文是Slash，即是符號「/」，是指沒有固定長工而是做很多份散工，他們的職位介紹是多個名稱中間以「/」分開。這群自由工作人士的特點是雖沒有固定收入但快樂！

別小覷打散工的人數，根據香港統計處的資料，在香港的三百九十一萬勞動人口中，佔了五十二萬是彈性工作人員，人數超乎想像之巨。令人詫異的是當中不少是青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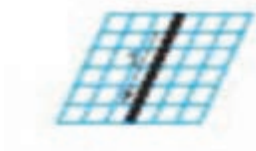
近年很多年輕朋友告訴我他是「模特兒/瑜伽教師」、「兒童畫教師/人體模特兒/手工藝導師」、「黃金海岸市集手工麵包花檔主/幼稚園代課老師/形象顧問/英文補習老師」、「健身教練/攝影師/西餐侍應」、「平面設計師/宴會司儀/臨時演員」、「程式設計師/傢具代理」、「網頁設計師/酒吧調酒員/送貨員」、「雜誌攝影師/繪畫模特兒/繪本教師」、「西廚/泰拳教練/撰稿員/產品推銷員」……組合千奇百怪，但共通點是以個人興趣和專長為主，再配以可賺錢的工作。

在傳統觀念年輕人畢業後便找份安

穩的工作，賺取安穩的收入、享受良好的福利和平穩的晉升機會。不過世易時移，香港好些工作環境都令從校門出來滿懷抱負的新一代氣餒，普見如工時長沒了個人生活；工作壓力大使人透不過氣；工作複雜處處表現不公平；欠缺體諒和親切文化；上司冷漠過於實際；薪金太低和工作量不相符；成了勞動機器看不見前景。

有很多人會為生活選擇捱忍，認識不少人因為長期處於工作壓力中而患上抑鬱症，更有人因為不滿意上司的行徑而在公司跳樓以表不滿，這都是極端的行為，不懂得為自己抽離。

新一代能勇敢地追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快樂，擺脫「沉淪」的環境，創造自我的新天地，理應鼓勵和支持。



符號「/」，是指沒有固定長工而是做很多份散工。網上圖片

# 百家廊

張愛玲

新歲伊始，開年大戲《于成龍》在央視熱播，反響熱烈。主人公于成龍勤政廉政和反腐壯舉令人欽佩，不由想起與于成龍同代為官的另兩位楷模人物——張英和張廷玉父子。小寒之日，筆者懷着崇敬之心去張英故里安徽省桐城市一遊，獻上我的一片敬意。

桐城是個縣級市，隸屬安徽，位於老縣城西南角的六尺巷，是遠近聞名的一處名勝。這條古巷長達百米，寬僅兩米（六尺），是名副其實的小巷。巷口立一青石碑刻，上鐫「禮讓」二字，建於清康熙年間，迄今已逾三六五十年。

六尺巷的故事很有深意。相傳康熙初年，桐城張姓人家與吳姓人家隔巷為鄰，某年吳宅修建圍牆，多佔了張家二尺地，張家人上前理論，吳家不肯退讓，張家人也將自家牆頭前擴兩尺。兩家為此鬧到官府，由於雙方來頭都不小，縣官也難以判決，張家於是派人千里迢迢去找在京城當官的父親求助，派父聽罷緣由，寫了一首詩給兒子：「千里家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張家子弟讀罷此詩，就不再糾纏，還把新壘的牆推倒復原，吳家人見狀也覺得羞愧，也推倒新牆，後退三尺，兩家人從此和睦相處，傳為佳話，「六尺巷」也由此而來。

張家這位在京為官的長者，就是清朝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相當於前朝宰相一職）張英。廉潔奉公的張英畢生遵循「讀不盡架上古書卻要時時努力，做不盡世間好事必須刻刻存心」的座右銘，以嚴格自律、親民愛民著稱於世，深得朝廷信賴，康熙皇帝也稱讚張英「有古大臣風」。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也算一代明君。但囿於封建社會不可逾越的「宿命」，當時官場依然貪腐成風。張英對此深切痛恨，他認為貪與廉、奢與儉，乃檢驗官員合格與否之關鍵，「好尚嗜欲之中於人心，猶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他要求文武百官「務須返樸還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本務實，崇尚書法至意」。張英特別注意自律，在吏部尚書任內，他嚴令家人「行為不端者、送禮行賄者不得進家」，主政禮部時，他立下規矩「自張英始，在部絕請託，禁饋遺」。

張英的家庭教育非常成功。他過六十大壽

時，夫人想宴請前來祝壽的親朋好友，並準備僱個戲班子來家唱「堂會」，張英卻堅決反對，勸說夫人改變計劃，用這筆錢做成一百件棉衣，送給飢寒交迫的窮人。他還寫下《聰訓齋語》家訓，要求子弟「立言、立身、立德」，「務本力田、隨分知足」，「讀經書、修善德、慎威儀、謹言語」。

在張英的潛移默化教誨下，兒子張廷玉自幼立志成才，終成一位溫厚恭儉、品德高潔棟樑之才，被朝廷重用。與乃父一樣，張廷玉也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不僅自己兩袖清風一塵不染，還不許家人和麾下有絲毫徇私舞弊。主政吏部時，張廷玉獲悉一名張姓高官仗勢欺人、暗地大搞權錢交易，人稱「張老虎」，朝野怨集體禁聲，敢怒而不敢言，張廷玉拍案而起，無所畏懼地下令有關部門嚴懲這隻「大老虎」，一些權貴從中作梗出面「營救」，張廷玉不為所動，終於將此貪官繩之以法，眾人無不拍手稱快，一時間歡呼他「伏虎侍郎」。

張廷玉之子張若靄少年登科，擅長翰墨丹青。某日張廷玉在某下屬家見到一幅名人畫作，欣賞有加，回家後還對張若靄大談此畫如何精妙。兒子以為父親有意獲得此畫，便悄悄去那人家把畫要來，應於父親書齋。張廷玉見到後大驚失色，責罵兒子怎麼能奪人之好？張若靄當即認錯，將畫幅送了回去。

張廷玉出仕五十年，官至文淵閣、文華殿、保和殿大學士及戶部、吏部尚書、軍機大臣，輔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一生遵循其父「知進退」的官德，深得國人好評，成為清代三百多年間供奉太廟的唯一漢臣。

雍正讚賞張廷玉「一日所辦之事，他人十日不能也」，乾隆誇其「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民間也盛讚「父子雙學士，老小兩宰相」，這對父子至今有口皆碑！

多少年來，小小的六尺巷吸引天南海北的民眾和達官貴人趨之若鶩，成為構建和諧、宣揚文明和廉政教育絕佳去處。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前來六尺巷視察，被坊間傳為美談。我想，歷史學出身的王岐山造訪六尺巷，一定會更有反思、更有感慨，一定比常人更深諳「史鑒興亡、吏治官聲」的內涵，也一定被張英父子清廉奉

公、不畏強權、扳倒貪官的勇氣和作為感動。去年，中紀委網站推出「中國傳統家規」欄目，其中就有「六尺巷禮讓為先，篤素堂廉儉傳家」一輯，讚頌張家人無論在朝在野，皆恪守先賢規矩，出仕以廉、務農以善，行禮讓、重節義。

導遊介紹說，張家後人也樂施好善，大凡扶貧助學、修橋鋪路他們無不慷慨解囊，每遇災荒之年，他家還設粥廠、開義倉，拯飢民於水火。我想，張家名宦迭出，贏得「三世得謚」（張英、張廷玉、張若澤）、「六代翰林」（張英、張廷玉、張若靄、張曾敞、張元宰、張聰賢）之譽，無不得益於張英立下的家規家風，都是榜樣的使然。

六尺巷瀕臨張英故居「篤素堂」，故居佔地兩萬多平方米，當地人稱「相府」，建於康熙年間，迄今已三百多年，「篤素堂」匾額為康熙御筆。故居坐北向南、橫向並列，分東、中、西三區，青磚黛瓦的二層木樓錯落有致，迴廊花園點綴其間，莊嚴中不失典雅。故居修舊如舊保存完整，前來遊覽者源源不絕。

筆者漫步於「篤素堂」，大有見賢思齊之感。這「篤素」二字，出自晉代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之序「夫履信思順，人生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意為純厚樸實的素質，凝望院中兩株高大的香樟樹，遙想張英父子的功德與業績，我終於明白「篤素」二字的深層意涵，也弄懂這對「雙學士」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原動力了！

新年的陽光下，我久久徘徊在六尺巷，流連忘返。百米長、兩米寬的六尺巷看似平常，卻蘊藏着多少人性的光輝、反腐的定力啊！踏着小巷的鵝卵石，仰望巷口「禮讓」碑刻和巷尾「懿德流芳」牌坊，筆者浮想聯翩感慨萬千。記得一位傳記作家參觀六尺巷後曾留言：「歷來清官多威嚴，張英父子卻宅心仁厚；歷來忠臣多無能，張家父子卻精明強幹；歷來能官多專橫，張家父子卻從善如流；歷來良相多懦弱，張家父子卻不乏鐵腕！」誠哉斯言！

回望牆內「篤素堂」的灰色屋頂，我心中滿是崇敬與憧憬，崇敬三百年前的名相壯舉，憧憬清正廉明的和諧社會，更呼喚「篤素」之風能夠全面回歸！

# 當務之急

跨年時期的北京霧霾，着實讓人心有餘悸。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的「七問霧霾：什麼時候才能呼吸到潔淨空氣」聲猶在耳，一月十六日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更進一步主張：「需要重視給民眾提供霧霾防護，而不是只專注於「治霾」。」

小理認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民日報的聲音，是廣大霧霾中人的錐心之問，必須予以正視，必須予以最負責的回答。同樣地，聯合早報旁觀者清，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強調「當務之急」，更是屬於急公好義，宛若雪裡送炭。

甚至，聯合早報還為我們總結了一個「當務之急」的最新範例：在這個冬季裡，民間輿論的最大勝利是家長們爭取到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點頭，中小學和幼兒園開展安裝空氣淨化設備的試點工作，費用由政府補貼。

小理認為此例意義確實重大。因為北京市教委的最新態度與舉措說明政府意識到了除了治霾，政府也有義務對在霧霾下生活的民眾提供防護，尤其要對兒童等免疫力較弱的群體給予防護。實際上，霧霾的治理需要時間，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霧霾的防護卻是金錢能夠解決的，是可以立竿見影的，為什麼不呢？這件事說小不小，但其「範例」的意義確實很大。

據小理所知，過去，不僅在北京，在內地有霧霾的幾乎所有地方，霧霾

的防護主要是個人行為，人們都是按照各自的經濟能力和對健康問題的重視程度，決定家中是否要添置一部空氣淨化器；而現在，隨着人們更強烈地意識到霧霾對健康的傷害，社會輿論也開始出現要求政府和企業承擔防護責任的呼聲。

小理認為，對這種輿論傾向絕不可小覷，一定要對其所代表的民意進行充分的危機管理。同時，這也是促使我們標本兼治，進一步應對霧霾肆虐的高全契機，為什麼不呢？沒有什麼比人民的健康更重要的了。在健康面前，金錢應該俯首稱臣。

據小理所知，目前北京市及內地許多地方教委為中小學及幼兒園安裝空氣淨化器或新風系統的工作正在積極籌辦或順利推展中，真是可喜可賀。



空氣淨化器。網上圖片

# 七嘴八舌

小臻

近期接連有大快人心的事，政府在人大法規支持下硬起來了，食環署取消「青年新政」及「民族黨」在維園宵攤檔的經營資格。他們批評署方是政治打壓，聲稱未決定會售賣什麼貨品，這種大話誰信？他們又說考慮提司法覆核，更會去信美國總統特朗普。哈哈！真的當了美國是奶娘，事無大小都向她求救，那就試試吧，看特朗普有冇時間睇你們啦！

另一是遭政府入稟司法覆核議員席位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的法援申請不獲批，三人厚顏表示會提出上訴。這班尊貴議員都是專業人士，身家豐厚，仍好意思申請法援，如果法律援助署都批准他們那就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法援不是只應協助支援那些非刻意犯罪和無故捲入官司，又沒有能力請律師申冤的嫌疑人嗎？過去的不少明知故犯的政治官司都容許法援已經很荒謬，而且都是泛民的律師接手，政府畀錢叫人打官司，律師輸贏都有錢袋，所以無論點他們都是贏家。正如游蕙祺及梁頌恆的司法覆核案他們一直欺詐，依然要同政府打官司，如果批法援給他們，那他們累計已逾千萬元負債豈不是要政府買？政府如今

終於都醒悟了，不再隨便將納稅人的血汗錢貼人。而且有心搞事的人一定想好後路的。事實上在外國，有納稅的人是比沒納稅的人有Say的，作為納稅人一分子強烈要求法援署找數對這類案件要嚴格把關。

而且不光是錢的問題，而是縱容一班搞事的人有恃無恐，犯法可輕判，打官司又不用花錢，玩下政府官員玩下警察又何妨？外國搞政治抗爭的人預計了有危險，甚至是預備了為理想坐監的，香港搞政治抗爭的人就非常輕鬆。令思想未成熟的年輕人輕易加入行列。非法「佔中」期間，香港有不少家長都很擔心子女犯法影響前途的。

政壇小學雞上訴至終院申請被拒，應該玩夠了，場大龍鳳落幕了；又輪到「大學雞」登場，鄭松泰早前趁建制派議員發動流會，離開會議廳時，將建制派座位上的五星紅旗及區旗倒轉，被議員謝偉俊動議譴責，若成功鄭將失去議員資格。按《議事規則》，調查委員會需有正、副主席及五名委員，合共七人，泛民揚言杯葛一個都有加入調查委員會，結果五名委員全屬建制派議員，民建聯劉國勳動議提名民主黨的黃碧雲（一嘴雲）做，

她不服氣反提名民建聯的蔣麗芸及謝偉俊加入，惟兩人分別是聯署人及議案動議人，不能加入委員，連這些都唔知，難怪被嘲笑：「真係一嘴雲」與「小學雞」要提名未夠年齡的朱凱迪做立法會主席一樣B。他們根本是只愛搞事無心做好議員本分，所以陳淑莊發難渣渣政府，鬧西九管理局在建放宮文化博物館事件上刻意繞過立法會。將立法會變成怪獸。誰叫你們如此低質素，而且樣樣等你們審議，都不知十年或廿年才建成了，免得就免啦！

最氣人是這班立法會議員還好意思要求加人工及福利，政府提出問責官員已十二年都沒加過人工，希望加薪吸引人才，議員即反對自己卻群起要求增加議員酬金及津貼。真是嚴人寬己，雙重標準。「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今屆議員月薪有9.5萬多港元，每年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則超過261萬港元，還有酬酢及交通開支共接近20.9萬港元。仍嫌不足，說是津貼不足導致議員助理人工微薄。普通文職1.2萬至1.4萬港元都叫薪酬微薄？而且你若因自己身兼幾職，搞生意、接官司，需要請大堆自己人（職員）幫手，就自然分薄晒，加多都未夠做！